



无
中

生
有

刘
天
昭

她不过是想知道，人要如何生活才是正当的。

上海三联书店

刘天昭

无中生有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中生有 / 刘天昭著.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8.8
ISBN 978-7-5426-6355-9

I. ①无…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3595 号

无中生有

刘天昭 著

责任编辑 / 杜 鹃

特约编辑 / 罗丹妮

内文制作 / 李丹华

装帧设计 / 里 巷

封面图片 / 游 莉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830千字

印 张 / 34.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355-9/I247.5

定 价 / 1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一个说明

我知道这本书写的事简直像是全是真的。其实也有张冠李戴，也有捕风捉影，也有借用谣传，另外很多人物事件纯粹杜撰。许多情节在记忆中是真的，但是记忆本身就不可靠，偶尔拿出来一讲，跟相关人士的版本差距很大。

这本书归根结底是一本小说，不能拿书中的人和事当事实来理解。

也因为任何真实的人都比作品中的人物丰富自由，他们身上迷人的封闭性和随机性抗拒观察和叙述。对号入座不公平，是歪曲和矮化。就连我自己，也并不是三娜，我没有她那么“好”，并不能够时时自省、努力公正，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比她好，因为我比她更混乱、更未知。

我不觉得自传体在文学上是需要辩护的，只是希望可以减少一点误解。

目录

第一章	空洞	0001
第二章	回家	0067
第三章	乾安	0227
第四章	别人	0343
第五章	桂林路	0485
第六章	局限	0597
第七章	南湖	0753
第八章	北京	0895
第九章	决定	1021

第一章

空洞

[2002.8.24-25]

于文说，李石说你是学建筑的。三娜说，嗯，本科是。出去是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但是其实啥也没学。李石就嘿嘿笑。于文说，现在回国正是时候，奥运场馆马上就招标，我看北京这次要天翻地覆。三娜说，我还记得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我姐要写稿怕影响让李石带我去大观园，特别奇怪，摊开地图看半天最后决定去大观园，然后在公交车上，李石望着窗外的北京，就跟我说，外电报道，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李石笑嘻嘻说，我真是个记者啊！于文说，你刚上大学的事儿，记这么清楚。三娜说，我还记着回来下小雨，我冲上公交车占了俩座儿呢！到家我姐正好写完了，《春秋文艺》绿格儿稿纸一小打儿摆桌子左上角儿，文章标题叫《病人的权利》。李石说，她们是记忆力特别好。三娜有点知道自己失控，也知道管不住，继续大声说，我在英国才意识到，我在中国住过的每一间房子，都能在窗口看见塔吊。怎么样，像记者吧！外国记者肯定喜欢这句直接引语，配在图片底下作说明。笑了一会儿，李石说，这大工地现在才真是要动工了！车里晒得热烘烘的，空调吹出来非常臭。三娜看着机场路两旁的杨树，暗示自己说，北京。什么记忆都没有唤醒，倒更觉得是梦幻。实在太累，感受都抽干了，语言机器一直运转生产。三娜看见自己说，如果让你选，可以投胎到现在的中国，一求导数贼大，充满机会，或

者欧洲吧，比如瑞典瑞士什么的，成熟稳定高度发达文明社会，你选哪个？车里沉默了一下，于文说，那还是选欧洲吧。李石说，这很难讲啊，得看是投胎成什么人啊。三娜说，不是说那么具体，那样就没法比了。我觉得 developed 和 developing 两个词特别生动，就是 ed 和 ing 的区别，就是你愿意坐在高速匀速的火车上吃东西读小说看风景还是坐在不断加速你必须得绑紧安全带的飞机上呢，这个比方也不太对——，这么说吧，你觉得状态和趋势哪个更重要呢？李石想了一下，说，那可能还是趋势重要吧，人都是跟自己的过去比较，跟自己的期待比较。三娜说，但是你不会觉得那些机会的诱惑其实让人不自由。李石说，你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自由不就是有很多选择么？那当然是机会多，选择多，更自由。三娜有点反应不过来，情急之下乱说，不知道，我说的自由可能其实是一种真空状态，没有外在压力，一切都要靠纯粹的内部驱动的那种。李石说，首先我觉得你说的这种自由不太可能存在，也没什么意义。然后这个事要是按你这说法，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自我比较弱，容易被外界影响，那他在静止的环境肯定更不行，他可能就更加需要诱惑甚至需要义务、需要被强迫，一个人要是，像你说的，内在驱动也好，自我也好，生命力也好，比较强，那这个所谓的外在负担对他来说很有可能其实是个生活的乐趣。于文笑说，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两种人在现实中看起来可能差不多——。李石笑，说，反正都忙忙活活的特来劲——。三娜说，算盘打得啪啪响，以为世界正围着自己转。大家都笑。笑够了三娜说，李石的意思是说他是强者。李石笑说，那确实不敢当。于文说，那你是愿意生在中国了？李石摸着自己的脑袋说，还没想好啊，要是这么笼统说，是不是还是当个瑞士人风险比较小啊，中国人你说——。停了一下，又笑着说，哪国人不重要，关键我爸得是超级富豪，我就整天提笼遛鸟——。三娜说，你不是要成就感、要跟自己的过去比较

么。李石说，那不是说大话么——。都笑，笑声停下来的时候像是有点不自然，车声嗡嗡的。虚腾的兴奋冷落下来，三娜觉得烦躁，因为隐约地想到自己应该就是那种空心人，又承担不了寂静，又不甘心被外力驱使。不愿意承认，眉头紧皱着，怎么都打不开，头非常疼。她看见自己接着说，肯定还得是生活在发达国家好，要不咱们现在这么追求变成发达国家不就成了笑话了。李石说，没错儿。但是三娜继续、毫无必要地、似乎就是为了舒缓烦躁的心情、根本就没有想好也并不真的兴奋、几乎是顺嘴胡说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那些同学，英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就不用说了，就连台湾同学都是，他们为自己找到的那种热情的寄托，我觉得都特别地飘，就是中间儿有一个比利时人学艺术的要做一个作品让我沿着马路走啊自言自语啊什么的他在前头扛个摄像机拍，我不知道我可能也没有搞清楚他这个短片的主题是啥他到底咋想的我不知道是我没听懂还是他根本没想明白，但是我确实觉得那东西其实挺没劲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也挺难的，他们好像真的是要拔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那种——。李石忽然地、不耐烦地说，这有啥难的！这确实太矫情了何三娜。你这就相当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儿，是吧，打游戏，打游戏总也打不过关——这！三娜心虚地说，那对他本人来说，这游戏就是全部生活啊。李石说，你这要算难，那吃不上饭的怎么算！生病没钱治的怎么算！人生是非常艰难的何三娜——，语气缓和下来，继续说，说实话我确实看不起年轻人的虚无，不光是钱的问题非常实在，生老病死都是非常实在、非常沉重的。三娜早就知道李石的立场，平常也不可能说这些话，像撞枪口一样。但是也许这失控的几乎是言不由衷的脱口而出的梦话才是盘绕在心头的真实想法？可能归根结底是想要证明虚耗生命无所依托是普遍而合理的、甚至也许想要认为这是“深刻”的？这个词也真是让人脸红。来不及细想，也顾不上生气，只感觉到尴尬。于文看了一

眼后视镜，温和地说，那你是觉得在中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需要解决，所以更容易获得意义感，是这意思么？三娜刻意拿出跟之前一样的语调，说，可能有一点儿吧。但是当然我大多数时候还是羡慕他们，也不是羡慕，就是经常在心里模拟他们，设想做那样的人是什么感觉。我刚才这么问也是因为我经常设想自己如果，比如说是个比利时人，我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所不同。这一段话像是说得结结巴巴，停下来车里的空气僵硬得像石头。于文说，不好意思，但是我没听明白，你现在的烦恼是什么？三娜忽然就涩住了，脸都红了，李石接过来说，三娜她是那种，从小过得好，没受过什么委屈，所以见到穷人就特别难受，把人想得比事实上还苦，就是那种、在饭馆儿吃饭要跟服务员赔笑——。于文说，就是太善良了。李石嘿嘿笑，说，这个我觉得啊三娜，像你这个情况，你到了发达国家，估计就得去非洲当个志愿者什么的。三娜说，别扯了根本不是那样的，我都是装的！你不用觉得得罪我了又往回说。李石笑着说，你想太多了，我这也并不是表扬你，我从来也不认为做志愿者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那也就是一个工作。像是谈话告一段落，三娜也没有力气再去软化气氛了。跟李石聊天可不就是这样，像撞墙一样。出国那一年好像已经被排出体外，三娜看见自己又落入从前的境地，什么都没变。他总是提醒她那些她下意识想要回避的事，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当然还是觉得非常厌烦，非常丢脸。三娜确实看到穷苦人就感到痛苦，也因为这感情竟然几乎是结实的，她偷偷希望它可以成为人生的动力，光荣的救赎。但是又始终心虚，始终知道这里面的谎言：那同情的痛苦并不是她的痛苦的全部，也绝对不是根源，不过是唯一的冠冕堂皇，被夸大了拿出来以偏概全。也许我意愿性地加强了这痛苦，也许我根本就是在表演。也许我已经歇斯底里到了自己无法正视的程度——。李石说，三娜你今年是不也二十五了？三娜笑说，咋的，你想找茬儿啊。

李石笑说，我不知道啊，你这青春期是不是也太长了点儿，大学五年是吧，出国一年，回来，还是那个调调。三娜说，啥调调，不切实际的调调。李石说，不好说啊。于文说，年轻人迷茫很正常。三娜说，再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李石呵呵笑说，这就确实是要赖了。三娜说，这话我自己也正要说。我觉得自嘲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缓解了被批评的痛苦，变得知错不改，我这么多年一直耍赖，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于文说，你这句话也属于自嘲，也属于知错不改。他说完就呵呵乐，显得非常憨厚。三娜不知不觉开始设想于文眼中的自己，真是一个聪明有趣善良敏感的小姑娘！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按捺不住的窃喜像锤子举起、令她猛然醒悟，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扮演的角色啊——无地自容。她赶紧说，你们这些记者我觉得也有点误导人。我们大学班里有个中学入党的，特爱看报纸，有一天他买了一条真维斯牛仔裤，其他男生就笑他，他就说，我这是为国家做贡献，拉动内需！然后觉得自己太时髦太幽默了，呵呵呵呵乐了很久，四处环望。这事儿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觉得特别典型儿。我觉得你们这些鼓吹市场经济的人传播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假装自私是最正义的，自私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一切不自私的想法都是虚伪的或者迂腐的。我觉得这观念有问题，而且我觉得任何观念被时尚化之后再传播出去都会有问题。李石说，你先说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观念有啥问题。三娜说，我觉得这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反面儿，是一种逆反或者说负模仿或者是对冲之类的东西，它离开了它反对的东西自己本身并不正确，落在个人身上其实显得非常不健康。在一个良好秩序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得清清楚楚，谁也不会那么 defensive 地捍卫那么高调地宣称自私。李石说，你这说的又是理想状况，进步都得是左脚一步右脚一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放，开放之后，这些偏执自然会被纠正，你要相信这个过程。于文说，而且咱媒体也没这么说过啊，

公开宣传自私，好像还不能这么说呢吧。在传播学中有一个理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啊三娜，就是说受众会将接受到的信息和观点简化并且极端化，所以你说的这个时尚化的过程啊，我觉得其实也不能避免。不能指望所有的读者都像你似的独立思考，举一反三。三娜说，举一反三越想越复杂也不一定是啥好事儿，因为其实也可能是在利用智力活动掩盖和逃避简单的真理和真相——。她一边说一边觉得自己正在语言的冰面上游戏，那种似是而非简直比说谎还要不严肃。李石说，对自己也挺狠啊三娜。三娜说，就是狠也没用啊。人改变自己很难的，不光是说我这种神经病不好改，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生给定的东西太多了，大部分都是认识到了也不过就是只能接受。有一天我在宿舍院子里看到十来个人站在那儿不知道干吗呢等人呢可能，有四个东亚人，我觉得其中一个肯定是大陆来的，然后我那深圳来的同学认识他说确实是西安的。当然我就特别得意，因为也并不是穿衣打扮什么的这些真的都没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说不清楚是生气委屈还是傲慢无礼还是愤世嫉俗的心情隐隐约约的，总之不是真正的理直气壮坦然自在——。三娜一边说一边看见自己和一个日本女孩站在盛夏空寂的院子里，午后阳光直击下来。公交车上认识的，她费力地想出跟中国的一点联系，说喜欢喝龙井茶。又过很久来邀请三娜去看温网，——不是很好的场次，但是我没有看过，很想去一次，有多余的一张票，送给你不用钱。她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脸真的涨红了。三娜不想去。她像是冒犯了三娜一样，严肃地道歉，鞠了一躬。当然早在电视里见过，现场还是非常震惊，僵住了不能反应。那是极端陌生的、几乎是远古的、几乎是传说中的、尊严。那是她几乎已经不相信的东西。三娜正要把这故事也说出来，听见李石说，你说这个我同意，我第一次去香港也有这个感觉，一出机场都觉得是自由的空气，当然肯定有自我暗示在里头，但是你在中环你看那些人是吧，那精神

风貌确实不一样，文明的气息！三娜说，你这个语气就典型儿的第三世界啊，怎么都转不过去的，我觉得人没办法变成自己向往的样子是因为不能舍弃那向往本身。于文说，有点道理。李石嘿嘿笑了一阵，说，但是不用气馁，乐观估计也就一两代人，二十年后你再看，香港你说其实，经济起飞到现在也就二十多年是吧！三娜说，你是不是想说，让我们拭目以待¹。全都大笑起来。李石说，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意识到了，其实还是认识得不充分，咱不用说政治进步，只要政治上不倒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都非常罕见。运气太好了，赶上全球化。三娜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²。又笑了好久，像潮水涌上来，落下去就露出沉重的疲惫。三娜低头看手中的可乐瓶，瓶壁上还挂着几滴，她觉得很脏。建筑理论课小胖子老师说有一次参加聚会六个人来自四个不同大洲结果都在喝可乐，说完就很得意地笑，两块脸蛋儿红扑扑的，两颗尖牙特别尖特别亮——这片记忆在远处嗖地飞过去，竟然也十分清楚。更远的地方有微弱一丝意识知道自己过度动员所有记忆都预热了一触即发。深深叹气，一张脸酸沉得就要垂落了。她听见于文说，是他妈运气好——。

安静了好一会儿。杨树叶子灰白发亮，一动不动。三娜看见这辆车从东北角插入城市，仿佛要融入其中，又不可能。心里紧了一下，像是有点疼，避开了，可是仍然在造句：不能融入是因为我的目光不会离开，我的目光它是不被照料的，它就是孤独。推着行李车在机场大厅环顾四望，远远看见李石和于文，打招呼之前好像有一个停顿。于文握着一瓶冰红茶，李石握着一瓶矿泉水，他们之间可能的对话像电脑开机时黑色屏幕迅速上划的白色字符在心头拂过，引起一阵短暂

1 当时的新闻稿经常以“让我们拭目以待”结尾。

2 当时的新闻稿经常以“某某人做梦也没想到”开头。

的窒息。她即将打招呼的他们、北京、世界，都是完整的，与她无关。这意象几乎令人满意——也许就是疲惫把批判压下去了。三娜不由自主地重新启动起来：我觉得还是要解释一下啊李石，我觉得我假装迷茫了这么多年，确实一直在重复，但是重复本身是有意义的，现在能意识到重复，同时也感到厌倦，这些问题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就只能激起这么多泡沫了可能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在重复，可能是惯性，但是厌倦也正在发展，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纯粹的重复呢，可能相当于吃六个馒头吧，——李石手机响，看了一眼递给三娜。

她说，姐！一娜说，坐上车了吗？三娜说，嗯，机场高速。一娜说，一点儿没睡么？三娜说，睡了吧，就半睡半醒的，反正也过得挺快的。三娜闻到飞机上那种塑料烧糊了似的极度干燥的气味。每次迷迷糊糊醒来，看见大屏幕上一只小瓢虫缓缓地爬，爬过西伯利亚，爬过蒙古国，她的头脑中完全空白的蒙古国——完全空白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诗意。一娜说，那怎么可能睡实！我跟你讲，北屋床单什么的是二胖前几天回去新换的，二胖那屋被李小山造得够呛，我还没收拾呢，你先不要进去。还有我给你买的最最漂亮的纱裙子放在北屋衣柜里了，你回去就先试一下啊。三娜说，啊，我都没给你俩买好东西，我后来来不及了。一娜说，行了别啰唆了，你给李石。

李石拿过去，过一会儿说，嗯，嗯——，好，好，知道了。挂了电话，李石说，你姐嘱咐，不要跟你说话，说你容易亢奋。三娜说，说得真准啊。李石嘿嘿笑，跟于文说，她们姐妹、互为母女、非常可怕。于文说，好像姐妹之间是跟兄弟不一样，我姑姑家也是三个姑娘，也是感情特别好。李石笑，说，不能理解，令人窒息。三娜说，我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李石说，你要觉得累可以躺一会儿，还需要点时间，周末说不好什么地方堵车。三娜说，我还是挺着吧，说说话还好些，分散一下注意力，其实我现在又恶心又头疼，——蒙古是社会

主义国家么？于文说，原来是，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也转成多党制了。三娜说，啊好有知识！我怎么从来没在新闻联播里听到过蒙古。李石说，应该是中苏交恶之后就一直关系紧张，差不多到九十年代才好转。三娜说，你们都什么时候在哪儿看的这些啊？参考消息么？李石笑说，你也要尊重记者这个专业啊！三娜说，你们的专业就是国家大事么？我看我姐肯定跟我一样，对蒙古国一无所知。于文说，一娜是做社会新闻，偏人文关怀。三娜没有接话，心里想一娜听见肯定笑死了，人文关怀。汽车堵在四环入口上。旁边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头来向左前方射出一口痰。太阳炽白燥热，照在金属壳儿反光镜上，令人心烦意乱。为什么太阳照在杨树叶子上就摇摇的像一树银币呢。为什么我的思维这么散乱呢。真想已经洗了澡躺在床上睡觉啊——。她竟然重新开口，说，四环都堵车了啊，就二〇〇〇年的时候，实习老师开车带我去工地，路面还是崭新崭新的煤黑色，前后都看不见车，开得飞快，还是阴天，简直像外国。于文和李石在看路况，像没有听见一样。三娜顾不上尴尬，已经看见工地里足球场一样大的大坑，下面的小黄安全帽像碗里的移动玩偶。板房二楼办公室里十几个男人全在抽烟，简直看不清人脸，烟味混在他们久不洗澡的体味里，臭得非常浓重。那是具体化的底层生活，她坐在角落里头晕恶心，觉得自己欠他们的。汽车终于捱过事故点，缓慢但是平稳地游在车流中。李石缓缓地说，上地都堵车了。三娜说，我们九八年搬进去的时候在窗口还能看见玉米地呢。于文说，中国不是大工地么。都笑，又沉默了一会儿。于文说，你回来是打算去设计院？三娜犹豫了一下、说，可能不会吧。于文笑说，那是有什么宏伟计划？三娜说，没有啊。根本也没想，就想赶紧弄完论文回国——我论文还引用哈耶克了呢！李石说，厉害！于文说，建筑理论还读哈耶克啊。三娜说，没有，我就是胡扯六拉瞎引用一通，他们这种一年制的硕士项目根本就是骗钱的，一共就四门

课，四个作业论文一个学位论文，只要交上去就都能通过——。三娜几乎是故意地看见黑色大塑胶袋里一擦一擦都是粉红色的人民币，她坐在下半夜空无一人的机房在聊天室里捱着厌恶自己到了极点。于文说，那不能吧，伦敦大学是名校啊，张爱玲本来就是要去读伦敦大学，考了远东地区第一名，结果二战爆发。三娜说，你都从哪儿看的这些啊？张爱玲那时候想学什么专业啊？于文说，这个真不知道。三娜说，那她没准儿就不写小说了。于文说，我倒觉得她不管学了什么到最后也还是会写作，别人不敢说，张爱玲还真是天生的作家。三娜说，也是，她又很清楚自己的天赋，不是还写过一个《天才梦》自嘲么。于文说，我不知道啊，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也没有这个体验，但是我这么想，可能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个天才，也是很大的负担，不是也有人说天才是一种诅咒么。三娜说，有天赋天赋是个负担，没有天赋生命就是个负担啊。李石忽然说，生命自己有欲望啊三娜。

2

家里闷热，一进屋就像熟透了。于文和李石把大箱拖到北屋，说，你这超重了吧。三娜说，没有，学生票三十公斤。她看见她和 Irene 和叔美站在地铁车厢里大声说话，箱子横在腿中间。她迫切地想睡觉，让这些碎片落下。茶几上一层灰，一只空玻璃杯杯壁乌突的有水印，不知道放了几天。于文和李石的饮料瓶放摆在旁边，更显得非常临时。于文坐下，掏出烟，李石打开茶几，翻出一包已经开封的雪茄，递过去说，何二娜买的，上个礼拜你接的那个。三娜心里晃了一下，看见三姐在茶几跟前走过。她没有坐，也从茶几跟前走过，把小红箱拖进北屋，蹲下打开，看见地板干裂，缝里都是黑泥，这个家好像一个亲